



《游击队之歌》以充满斗志的欢快旋律，生动诠释了游击战的战争智慧，更抒发了抗战军民的坚定信仰与必胜意志——

游击英雄的战斗浪漫

■张雄文

激荡灵魂的声音 经典抗战歌曲回眸

湘水边宏阔的剧院里，舞台灯光明灭闪烁，急促的光束在穹顶交错，如同当年劈开夜空的炮火。短暂静默后，合唱声骤然响起，犹如滚滚浪涛，应和着湘江北去的澎湃：“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台下济济一堂，每个人脸上都挂满肃穆，双眸晶亮，任雄浑的旋律拨动神经，叩击心灵。音符流转间，我的思绪飘进了88年前的深冬——山西临汾，一处简陋的防空洞里，我的湖南邵阳老乡贺绿汀伏在土炕上，伴着昏暗的煤油灯光时而沉吟，时而疾书。

彼时，淞沪会战的枪炮声刚停，平

型关、阳明堡大捷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为进行抗日宣传，34岁的青年音乐家贺绿汀与夏衍、欧阳山尊等文艺界人士一起，随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队第一队跋山涉水奔赴华北抗日前线。1937年落木萧萧时，他们来到临汾城郊汾河西岸刘村镇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

在这里，贺绿汀等人仿佛进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尤其是听了彭雪枫关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讲课后，他心潮起伏，兴奋得整夜难以入眠。这天，贺绿汀又来到八路军刚成立不久的炮兵团。战士们指着一门门整齐排列

的大炮，自豪地说：“这些都是我们从日寇手里缴获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怀揣着强烈创作欲望的贺绿汀脑海中灵光一闪，一句充满战斗豪情的歌词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寒夜的煤油灯下，贺绿汀取出纸、笔和音叉，凝神沉思。连绵起伏的山岗与密林仿佛重现眼前，战士们正奋勇冲锋，而那哒哒作响的机枪声，渐渐化作小军鼓清晰而富有战斗性的节奏。豪迈凝练的歌词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旋律，从他心中奔涌而出：“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一队队八路军战士顶风雪、穿密林、勇猛冲锋的画面，也汇成歌词的下一句：“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夜深时分，贺绿汀终于长舒一口气。那些原本零散的音乐意象，因他的激情与才华，已凝聚成词曲交融、旋律激昂的完整之作——《游击队之歌》。

不久，在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的简陋会场里，演剧队首次为官兵演唱了这首歌。现场没有钢琴，也没有乐队，欧阳山尊便以口哨声充当伴奏。贺绿汀挺直腰板，挥动双臂打着节拍，全体队员齐声高唱。嘹亮的歌声冲出会场，响彻云霄，唱出了从官兵心底迸发出的必胜信念。潮水般的掌声中，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八路军将领纷纷起身，走上台表示祝贺。朱德紧紧握住贺绿汀的手说：“写得好！”

《游击队之歌》传开后，许多部队专门派人骑马奔波几十里路，只为抄录这份鼓舞人心的乐谱。在平型关打了胜仗并在休整的第685团团团长杨得志，特意邀请演剧队前来，安排他们教唱这首歌。杨团长对指战员说：“大家学会这首歌就出发。”

于是，演剧队队员们不顾疲惫，辗转于各个连队，一句一句耐心教官兵演唱。第685团开拔当日，大雪纷飞。贺

绿汀和队员们肃立风雪中，目送这支高唱“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队伍奔赴前线。

《游击队之歌》用欢快的旋律包裹着钢铁般的意志，抒发了抗战军民的坚定信仰与必胜意志。这首战歌很快成为新的流行曲。无数青年唱着这首歌，奔向抗日战场，奋勇杀敌。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常常在行军途中哼唱。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在八路军总部第一次听到了《游击队之歌》。多年后，他回忆说：“类似这样的歌曲，已如强风前面的火焰一样在内地传开。”

2025年5月，鲜花与彩旗簇拥的莫斯科红场上，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正在彩排。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高唱着《游击队之歌》，踏着铿锵步伐，排山倒海般行进。围观人群中的俄罗斯老兵随着熟悉的旋律跳起了靴跟；来自中国的同胞们情不自禁地跟唱起来。这首诞生于抗战岁月的歌曲，此刻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在、跨越国界的情感纽带。它唤起的不仅是人们对旋律的记忆，更是深植于血脉中的民族情感和对和平的共同珍视。

舞台上的合唱已止，余音仍在回荡。步出剧院，但见满天星斗灿烂。星光之下，是安谧的楼宇与街道。眺望眼前这片祥和之景，我深知，那些穿透岁月的战斗音符永远不会消失。那一声声自硝烟深处迸发的嘹亮号角，始终激荡于民族精神的苍穹，召唤着血脉中不息的血性与尊严。

岁月长歌

■刘笑伟

八路军进行曲

在音符与乐曲之间一定有一段更为隐秘的情感未被发现当他站在黄土高坡上高原正如一把金色的铜号把天空吹奏成一片炫目的金黄

向东望去，他的眼神就是指挥棒太行山的山脊线连绵成金色的五线谱黄河的浪花，成为跳动的音符这些金黄色的水波与射出的子弹一起擦亮了1939年的风让每个音符中都响着黄河的咆哮

“向前，向前，向前！”
音符如潮水点燃了黄河的河床胸怀祖国的人，眼睛里升起金色的帆影热泪如复仇的子弹划过一个血色的黎明士兵们也如奔跑的音符把整个中国，踏成一张低沉、嘶哑歌唱着的旋转的唱片

当他写出太阳写出祖国的大地写出民族的希望这些汹涌澎湃的词语正如黄河一样奔流而下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向前，向前，向前！”
一直向着太阳进发的队伍超越一群向着神圣进发的音符在他的乐曲里找到了光芒的含义如果没有他你们会到哪里栖息？

在音符与乐曲之间一定有一段更为隐秘的情感未被发现寻找的过程承载着思想的日出——谁能够让发现的喜悦突破地平线谁就终究会被大地典藏

文艺战士抗战亲历

过封锁线

■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丹敏

1945年5月，我们从重庆乘坐轮渡顺江而下，到达湖南津市。津市地处湖南和湖北交界。当我们到达时，新四军已经撤离。我们暂时找旅馆住下。一个容貌和善的服务员得知我们要去湖北，就说：“到湖北去要过两道封锁线，一道是国民党的，一道是鬼子的，你们必须化装成商贩，将湖南的特产油纸伞和大水桶挑到湖北去，这样才容易通过。”

同行的3个男生化装成挑夫，各挑一对水桶或10把雨伞。我把辫子梳成发髻，顶上一块头巾，拎上一个小包，跟在他们后面，像一个老板娘。我们混在人群中，向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走去。检查十分严格，幸运的是，我们随着人流沿着铁丝网顺利通过了。

经过几天的崎岖山路，我们进入鄂西南，襄河在望了。要到渡口必须经过“古丈堤”。我们几个人分散在大堤上行走，日军的封锁线呈现在眼前。过了这条封锁线，就能进入新四军五师驻地。

经过检查站时，我打开随身携带的包裹，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当中夹了一面镜子，这下可引起鬼子的“兴趣”，他拿起镜子竖照横照。我心急如焚，正想说：“这面镜子给你吧。”话还没出口，鬼子将镜子往包里一丢说：“开路开路的。”我把包裹抱起，飞快地离开检查站，跳上摆渡船。

过了襄河，我们来到一个小镇。一个身穿农民衣服、背着挎包的中年人迎面走来，他挎包上的红五星映入我的眼帘。我脱口而出喊了声“同志”。他诧异地望着我们。我说：“我们是大后方的青年，是来参加解放区的文艺工作的。”他伸出双手握住我的手说：“你们辛苦了！”我们得知这里到军区还有半天的水路，于是乘船沿着小河驶向军区。

当船驶入一片开阔地时，我忽然听到对岸传来问话声：“船上什么人？”我们抬头向高坡望去，只见那里站着一个穿深灰色土布军装、身背长枪的战士。见到那枪上系着的一穗红缨，我脑海里立即响起抗战歌曲《红缨枪》的旋律，一股热泪夺眶而出。我们到达解放区了！新四军战士扶我们上岸，带我们见了首长，还给我们送来崭新的军装。

早在中学时代，我就读过苏联女英雄丹娘的故事。丹娘的英雄形象激励着我，我立志要做中国的丹娘。因此当我穿上军装时，我向组织申请改名为丹敏。1945年5月5日，是中国女战士丹敏最光荣的日子。我将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一名文艺兵的成长史！

（标题为编者加，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走近抗战英雄

虎胆儒将

■孙利波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的营区内，伫立着一尊雕像。雕像上的将军策马腾跃，目眺远方。他就是彭雪枫。这座广场叫雪枫广场。这支部队前身是彭雪枫等创建的新四军第4师。如今，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雪枫旅”。

在军史馆流连，彭雪枫的人画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1935年2月，时任红13团团长的彭雪枫率部攻占娄山关。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28日，毛泽东同军委纵队过娄山关，面对绵延群山、血火硝烟，毛泽东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词作。

在军史馆里有一块用玻璃罩精心保护的展区，里面陈列着几份泛黄的战地小报。1938年秋，在河南确山竹沟训练抗日武装的彭雪枫接到党中央命令，率部挺进豫东开展游击战争。这次东进，彭雪枫将出征时间推迟了两天。为何推迟？先办报。彭雪枫为报纸起名《拂晓报》并亲自写创刊词。“拂晓”何来？他说“拂晓”代表着光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1938年9月29日，正式创刊的《拂晓报》随部队挥师东进，如同照亮漫漫黑夜的一束理想之光，深入宣传

党的抗日主张，在广大军民中产生巨大影响。戎马倥偬之暇，彭雪枫经常为报纸撰社论、写言论，交流战略战术、开展舆论斗争。到豫东短短一年，彭雪枫部就由几百人壮大到万余人，完成了初创豫皖苏敌后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在军史馆转角处，有一张巨幅老照片。照片上的彭雪枫和战友脚踏日军飞机残骸，尽显意气风发、有我无敌的风采。1940年11月，他们在板桥集击溃日伪军5000多人的进攻，并用机枪扫落日军一架轰炸机，创造了华中敌后战场步兵打下日军飞机的先例。

“群众中至今流传着民谣：新四军第4师师长有3件宝，拂晓剧团、骑兵团，还有一张《拂晓报》。”军史馆讲解员向我讲述着彭雪枫的故事，“报纸承载着思想的火炬，剧团用文艺点燃抗战的激情，而骑兵团的创立，则源自挫折和失败。”

皖南事变中，在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下，腹背受敌的彭雪枫部损失惨重。为保存力量，他们被迫离开豫皖苏根据地，转移到津浦路以东。总结失败教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敌军骑兵不好对付。彭雪枫专门拨出3万元经费，决心成立一支骑兵团。这相当于全师指战员半年的开支。彭雪枫下令，从自己做起，全师勒紧裤腰带度日。不久后，新四军第4师骑兵团成立。

彭雪枫亲自给战士们讲课，做骑兵战术示范，还设计了一把各家所长的新式马刀，被战士们称为“雪枫刀”。“雪枫刀”刃长背细，很适合马上作战。骑兵团成了彭雪枫的一张“王牌”，在纵马驰骋、马刀挥舞间屡建奇功。

军史馆里最令我感动的是一本公开出版的《雪枫家书》。1941年9月，彭雪枫与时任中共淮阳县妇女部长的林颖结为伴侣。烽火连天中，90多封家

书成为他们情感的纽带。

1944年，中共中央指示以新四军第4师为主力收复津浦路以西地区。部队出征前，已有身孕的林颖步行十几里路赶来送行。但谁能想到，原本一场充满希望的远征，却成了夫妻最后的诀别。

当时，彭雪枫率部越过津浦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粉碎日伪军跟踪“扫荡”，连克多处要点。在河南省夏邑县八里庄的战斗中，部队经过激烈厮杀，胜局已定。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彭雪枫在率部清剿残敌时一颗流弹击中胸部，牺牲在了战斗即将胜利的時刻。

为了不影响部队士气，也为了保护林颖的身体，党中央决定暂缓公布彭雪枫牺牲的消息。3个月后，林颖顺利生产。当她憧憬着全家团聚时，彭雪枫牺牲的噩耗传来。

军史馆里，那张彭雪枫和林颖的合影，是彭雪枫出征前，战地记者为他们拍下的珍贵瞬间。照片中，夫妻俩灿烂微笑着。彭雪枫曾说，“拂晓”代表着胜利就要到来。他牺牲时，距抗战

胜利还有11个月。

走出军史馆，漫步在雪枫营区和训练场，处处是龙腾虎跃的训练场景。这支建功抗日战场，历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百余次战火洗礼的英雄部队，正在改革强军的新征途上，不断书写着新的历史答卷。



彭雪枫雕像。

学术支持：褚银
版式设计：方汉、杨磊、贾国梁